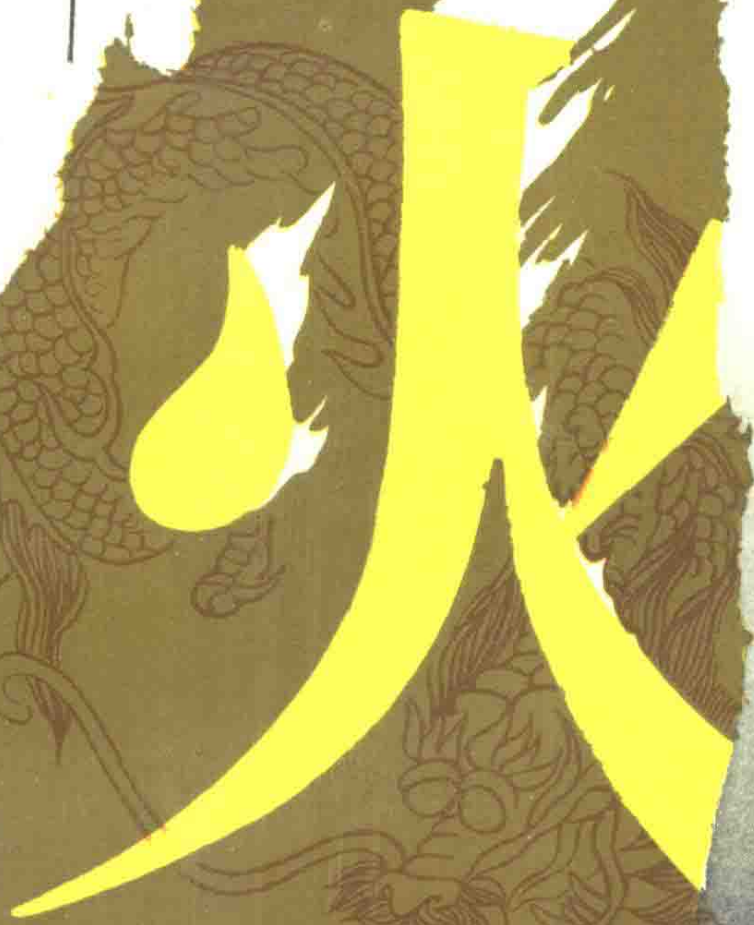


地

余松岩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侠魂

趣侠传 魂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余松岩 著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地火侠魂

余松岩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北京朝阳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6印张 2插页 347千字

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3,501—8,000册 定价8.95元(平) 12.95元(精)

ISBN 7-5006-0554-4/I·185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以鲜为人知的民主革命先驱陆皓东事迹为题材的历史小说，主要表现陆皓东从一介书生、笃信耶稣的教徒转变成武装暴动推翻满清的青年义士。作品真实地再现了陆皓东疾恶如仇、仗义豪侠、团结海内外同仁志士，深入乡间了解民情，联络富豪商贾，策动各路会党、绿林好汉、丐帮盟主，为铲除贪官污吏，推翻清朝统治，与孙中山一起组织武装起义最后惨遭清廷杀害的悲壮的生命历程。陆皓东一生追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社会之黑暗，黎民之疾苦，使他对腐朽的社会制度深恶痛绝。他亲手绘制青天白日旗，作为理想社会的象征，并决心以此为奋斗目标，打下一个天空永远晴朗的大同世界。

作品刻划了陆皓东投身民主革命且具有侠义之气的思想性格，同时也生动细腻地描写了他和沦落江湖的尤都好纯真而缱绻的爱情。这部小说内容丰富，人物众多，不仅表现了革命党人，还较翔实地揭露了清末广州、香港社会上至官宦、下至妓寨、丐帮、闹姓赌博等黑暗腐朽的生活。作品可读性强，雅俗共赏。

引子

—

陆皓东独自坐在村中心一株苦楝树下发呆。

节届霜降，是深秋了，该是秋高气爽的时候，天气却象盛夏般又闷又热，太阳还斜挂在东天，已是热辣辣的炙人。天上成团成片的灰云一动不动，地上树梢树叶也一摇不摇，人如闷在蒸笼里一般，身上粘乎乎的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多时了，老人们都说快变天了，可就是没有变。

“我怎么那么胆小，突然惊叫一声呢？不也是不是没事了，唉！”他心里埋怨着自己，狠狠的扯着搭在胸前的小辫子，直扯得头皮发痛。沉重的负罪感压得这个童音未退的少年喘不过气来。

坐在这里能看见好几条路，无论石板路、土路都静悄悄的，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，偶尔有一两只饿狗，鼻子左嗅右嗅的从这条巷子溜到那条巷子。

他坐在这里近一个时辰了，本该回家，却又不愿回去，他很想知道今早自己惊叫一声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恶果。这里是村中心，从过往行人的脸色和脚步就可看出端倪来的。再说回到家母亲问起：“一大早去了哪儿呀？”该怎么答呢？如实地说去玩，去山上玩，去捉鹧鸪玩。这么大还贪玩？

1

他忽然想起一个月前的中秋节晚上，一家人在院子里赏月。母亲郑重其事地把从县城石岐买回来的莲蓉蛋黄月饼，放在他的面前说：“中桂^①，给你！今天是中秋节，又是你的生日，十七岁了，大人啦，可别贪玩呀！”

围桌而坐的四个妹妹——金环、金爱、金荷、金菊，都咧起嘴望着哥哥嘻嘻地笑。

陆皓东早巴望着自己成大人，可对十七岁却深感怀疑。他记得父母说的自己是同治七年戊辰(1868)在上海出生，父歿后九岁时随母迁回老家广东香山县翠亨村，今年是光绪九年癸未(1883)，刚满十五岁，怎么就十七了？他真想掐着手指和母亲算个明白，可他望着母亲笑吟吟的脸孔，急欲儿子长大成人的眼神，也就一笑置之了。

“母亲吩咐不要贪玩，可我却玩出了大祸，把两个好端端的人给毁了！”陆皓东心里说。他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大腿，指甲深深掐进白嫩的皮肉里去。

翠亨村乡正——一个五十来岁、全村大大小小都称之为卓成爷的矮背老汉，穿一件淡青夏布长衫，手端白铜水烟筒，在他面前匆匆走过，径直向杨四爷家走去。

村庙北极殿庙祝——白发苍苍，人都尊称为萧公的老翁，身穿道服、足登云履，一颠一颠的在他面前走过，径直向杨四爷家走去。

陆皓东意识到自己最担心的、也是最可怕的事情一定发生了，但他还是呆呆地坐着，今早那出人意外的一幕，在他脑子里渐渐浮现出来。

① 陆皓东，名中桂，号皓东，以号行。

今天清晨，他提着装有媒鸟的笼子去金槟榔山装鹧鸪，上到山顶，选一块较平的草地把鸟笼放下、安好套鸟栓。这时，东方水平线上现出几条橙色霞光，旋即把天脚的浮云染得金黄，伶仃洋上的岛屿开始从黑暗和水雾中挣扎出来，露出了不同形状的黑影，海水也开始反射出微微白光，那光渐渐变成淡红、金黄、岛屿的影子也越来越清晰，东边天脚的云霞沸水般的翻涌，浮云突然下坠，一轮红日跳了出来，天上地下，一片光明。他旋转身来，举目望去，就在金槟榔山与犁头尖山之间，相距约二百余丈的旷地中心，有百余间高低不一、大小不等的房屋，掩映在柯高荫浓的古木丛中，那就是自己的家乡翠亨村。

脚下的笼子喀嗒一响，他顿然记起自己此来的目的，忙蹲下身去，褪起黑布做的笼罩，一只雄鹧鸪挺立在笼中的横档上，紫红色的头高高昂起，如玉的喙紧闭着，似乎要给来犯者有力的一击，灰褐色的背脊，在晨阳下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。紧抓住笼子横档的双脚，显得刚劲有力。腹部黄色绒毛在晨风中微微颤动着。

那鹧鸪看了看主人，颈一伸张口鸣啼起来，越叫越密，越叫越有劲。陆皓东连退几步，蹲在一棵树后。不多一会儿，西边的灌木丛中也响起了鹧鸪的鸣叫声，声声相连，越来越近，笼子里的鹧鸪更不示弱，越叫越响，不多久，随着翅膀煽动空气的呼呼响声，一只小母鸡般大的雄鹧鸪，从灌木丛里飞扑出来，直到笼子前站定。这时笼内外两只鹧鸪反而都不叫了，互相紧盯着，颈毛竖起，翅膀微振，作出决斗的姿态。

原来，鹧鸪虽然群居生活，但一群之中只能有一只成年雄鹧鸪，霸占一个山头。为了确切弄清这个山头有没有成年雄性鹧鸪占据或者闯入，就会站在山丘的顶端，引颈高鸣“行不得呀哥

哥！”假如附近也有一只成年雄性鸚鵡，必然如声附和，而且会扑过来。来的目的决不是象他们的“宣言”那样，互相挽留对方，兄弟共叙衷情，而是恰恰相反，为争夺领地来一番激烈搏斗，失败者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地立即离开。捕鸟者就是利用雄鸚鵡独占山头的特点，将自养的雄鸚鵡为媒，引得原在这山头的鸚鵡出来搏斗而被擒。

这时，笼外的鸚鵡要啄笼内的鸚鵡，却又无门可入，急步绕笼走来走去，没走两圈，一只脚便伸进了套索。这鸚鵡发觉上当，忙振翅飞走，可一只脚被套住，哪里飞得起来，只有煽动翅膀拼命地挣扎着。陆皓东大喜，跑过去伸双手就捉，谁知那鸚鵡死命一挣，竟然脱开套索飞走。陆皓东急了，抓起一团土块掷去，恰恰打中，那鸚鵡翻个筋斗掉下来，半飞半跳地逃命。陆皓东哪肯放过，追了两个山洼，那鸚鵡伤势发作，拍打几下翅膀，伏在陡坡的树根上，不再动弹了。

陆皓东生怕它再飞走，忙择路追过去。谁知心急坡陡，一脚没踏稳，哧溜滑了下去，直到山脚才停住，幸亏草多，倒也没有受伤。抬头望望，那鸚鵡还伏在树根上，相距四五丈。他叹一口气，绕道再上，没走多久，突然发现脚下四条人腿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“啊”的惊叫起来，他同时发现这四条腿是从身旁一个浅浅的山洞里伸出来的，洞内坐着一对男女，女的头枕男的胸脯，男的一边脸靠在女的头顶上，睡得正香呢！

他这一声叫，把洞里的人给惊醒了，那男的双腿一缩，紧握双拳，猛虎出洞似的就要冲出来。却被女的一手拉住，那女的双腿一屈，跪了下去，眼泪汪汪，抖抖索索地说：

“陆少爷，你饶了我们吧！”

陆皓东着急地说：“我不知你们在这里，我是无意的。”

那女的叩一个头说：“陆少爷，求求你，千万别对人说我们在这里。”

陆皓东认出来了，这姑娘是杨四爷十几个丫鬟中的一个，名叫黑女。可她生得却很白净秀气，只是一头又浓又长的头发，黑得乌漆似的发光。那男的名叫大牛，原也是杨四爷家的长工，去年到南荫一个姓程的财主家当长工了。这大牛打的一手好拳，陆皓东到石门三合会开的武馆学拳时，也见过几面。

虽然没有成年，陆皓东也知道这对男女是一回什么事了。忙说道：“别跪着，快起来，你们要我帮做什么，只管说。”

大牛哀求地说：“少爷，你快离开这里，就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！”陆皓东退步往回走，未到半山腰，蓦地见山顶站着几条手握刀棒的大汉，正是杨四爷的家丁。他顿然凉了半截。

嘭，嘭嘭！嘭，嘭嘭！

杨四爷两个家童抬着一面大铜锣，四十多岁的地保手执锣槌不紧不慢地敲打着。后面就是穿牛头短裤、光着上身、打着赤脚的陈大牛。手指般粗的麻绳在他胸背、颈项左缠右绕，深深陷进红一块、青一块、血迹斑斑的肌肉中，这说明在游乡之前挨了一顿毒打。他两眼半眯，浓眉微竖，略厚的嘴唇紧抿着，使得稍为瘦削的双颊鼓了起来。四个乡丁紧捏绳头排列在他的左右。在他们身后，远远跟着几个既害怕又好奇的孩子。

家家户户的人都被锣声唤到门口，木然地看着他们从自己面前走过，然后用叹息的神情送他们远去。

临近了，陈大牛终于看见站在苦楝树下的陆皓东，红得如火的眼睛睁得滚圆，那又恨又怒又略带怀疑的眼光，盯得陆皓东的心忐忑直跳，双腿震颤，他真想冲前两步说：“大牛哥，真对不起

063372

你，我不该叫那一声！可我没有告密，真的没有！”但他终于没有过去。一行人转进了另一条巷子，往北帝庙去的巷子。陆皓东知道，陈大牛的命运已经注定——游完乡后，绑在庙前示众，待乡绅们装模作样地议论一番，在严肃乡规，以儆效尤的幌子下，装进猪笼里，攒下兰溪中。两年前，紧邻翠亨的攸福隆村一位财主的妾侍，与长工私通，捉奸在床，双双就是这样被处死的。

陆皓东望着陈大牛沉重地一步步走向死亡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要流出来，但他还是忍住了，紧握拳头一拳砸在树干上，气呼呼地自个儿说：“不，要救他，我要把他从魔鬼手里救出来！”可是怎么救呢？他左思右想，终于想起一个人来，就是比他大两岁的同村好友孙文。从上海回乡后，陆皓东便进了设在冯氏宗祠的村塾就学，与他坐位相邻的便是小名帝象的孙文。那时先生教书极少讲解甚至不讲解，这个孙文好大胆，竟公然当着众学生的面，要求先生讲解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是什么意思，弄得先生极为尴尬、险些罚打手心。还有一次讲汉字“四声”和对联章法，最后说：“我现在出一上联，你们回家去慢慢想，明天上学时看谁对得出来。于是念道：

虎豹诚能格

先生话音刚落，孙文脱口对道：

龙蛇未可知

这次先生不但不尴尬，反而激动地摩挲着孙文的脑壳说：“好，对得好！孩子，龙可以变蛇，蛇可以成龙，望你奋发向上，好自为之！”

陆皓东打心底里钦佩这位聪明、勇敢的小哥哥。孙文也佩

服他这个小弟弟，因为陆皓东不只勤奋好学，而且善于绘画。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上的绣像，他不用临摹，也能绘得逼真酷肖。由于志趣相投，两人成了好朋友，可惜的是一年之后，孙文随母亲到夏威夷他哥哥孙眉处读书去了。一去就是五个春秋，半年前才回到翠亨村来。

孙文长成大人了，器宇轩昂，风度翩翩。他也和别的读书人那样穿长衫、戴瓜皮帽，走起路来却不象别的读书人那样慢吞吞的迈方步，而是轻盈快捷。他说话不多，说起来常常惊世骇俗。譬如他从夏威夷回来的时候，刚刚上造收割完毕，县城石岐派人来收田赋，他竟指着来说：“你们年年向民众收税，你们为民众办了些什么，什么也没办，这些钱都落到你们贪官污吏的口袋里去了！”这些话岂是乱说得的，吓得他父母两天两夜都睡不着，幸亏没有出什么事。

更使陆皓东为之倾倒的是，孙文肚子里竟有那么多学问，什么英吉利、美利坚、法兰西，什么华盛顿、拿破仑、俾斯麦，为什么会有风雨雷电，他还坐过用机器开动的轮船，……可自己呢？翻来覆去都是读那永远读不完的“四书”“五经”。但陆皓东也感到安慰，孙文虽然去了几年番洋，还把他当好朋友看待，朝夕相处，亲密无间。

因为外婆身体不适，昨日下午，孙文和姐姐妙茜去离翠亨三公里的崖口村探病，刚刚回村来，不知大牛、黑女出了事，当他听陆皓东把情况说完后，顿脚嚷道：

“这还有王法么？皓东，走，我们去把陈大牛给放了！”

“胡说！”孙文爸达成老丈两眼一睁，喝道，“圣人有云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！”

孙文反问道：“爸，你说他是乱臣，他乱了什么？你说他是贼

子，他偷了什么？他们只是两个相好，希望得个婚姻自由，这是一个人的起码的权利，难道这也有罪？还是死罪？”

这几句话驳得孙达成老丈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也知道，男女私通，自古有之，大牛、黑女背主私奔，当然有罪，但罪不至死；就算是死罪，也该由官府判定，你杨四爷私设公堂，也是国法所不容呀！但这些话，是不能对乳臭未除，刚从国外回来的儿子说的。

孙文又说道：“在夏威夷，人家讲究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男女是可以自由相好的，还挽着膀子行街散步呢！”

达成老丈眉头皱起来了，他青年时在葡萄牙强占下的澳门做了几年鞋匠，也听到过什么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那是有钱的番人才有的。那些黑人、摩罗叉^①，那有什么自由、平等、博爱可言。老丈真有点后悔，不该把这个小儿子送到远隔万里的番邦去，正因为他在洋教学校读了几年书，中异端邪说之毒太深，他大哥才强迫他辍学回乡的，于是胡子一翘说：

“我中华礼义之邦，怎能与番夷相比？以后再胡说八道，我可要用棍子教训你。”

老妈也叹一声，唤着他的小名说：“帝象，杨四爷家的事，我们惹不起！”

孙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拉着陆皓东进到自己的小房间里，两个人面面相觑，许久，孙文问道：“你知不知道陈大牛的家在哪里，通知他家乡的人来救他，岂不是好！”

陆皓东摇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，向别人打听打听，说不定有人知道的，倘若路程远，那也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不过我

^① 摩罗叉——指印度人。

去石门武馆时，好几次见到他在那里练武！”

孙文沉吟一会说：“他在石门武馆练武，很可能是三合会的人，你赶紧去石门见三合会堂主金彩，他们是讲义气的，一定会出面救陈大牛的。”

自鸣钟连响十二下，正午了。这一类处决多是在正午进行的，可是陆皓东还没有回来，孙文如被烟薰火燎般的焦躁不安了，眼前桌子上放着一本英文版《华盛顿传》，脑子里却反复盘算着自己去不去北帝庙。他知道在这无法无天的地方，杨四爷独操生杀大权，自己回天无术，挽救不了大牛的性命，去了也不过是看一出弱肉强食的悲剧。倘若到时自己沉不住气……他侧起头思索了一会，沉不住气自己能怎么办呢？杨四爷又会怎么办呢？真有点无从想象了。这条地头蛇，可不是容易对付的，唯一的希望是陆皓东快把“救兵”请回来。为了平静自己的情绪，排除一切杂念继续读《华盛顿传》，翻过一页又一页，突然，他那一对如泉水般清澈的瞳孔凝住了，那是一页插图，描绘的是华盛顿在硝烟弥漫中率领战士向敌人冲锋。他看着看着，微微笑了，笑自己竟这般怯懦软弱。华盛顿为了北美人民的独立、自由，连威震全球、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都不害怕，自己竟会害怕土皇帝杨四爷，实在是可笑之至，他“啪”的阖上书本，向北帝庙走去。

北帝庙前小小的空地上，或站或蹲的已有百多二百人了，大部分是本村的，外村也不少。男的多是上穿白土布对襟马甲，下着用薯蓣染成褐色的齐膝短裤。只有几个富家子弟，穿细夏布或纺绸长袍。女的无一例外都是大襟衫，长过脚踝的三折宽腰裤，衣服的式样虽然一致，质地却迥然不同：铜钱般厚的自织土布，港澳进口的细洋布，广东特产香云纱。这就把她们的家境作了

明显的区分。

三个女人成个墟，何况这么多的男男女女，叽喳议论声如群蜂出巢般嗡嗡地响，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大牛身上。这目光有好奇的、诧异的、嘲讽的、怜悯的、谴责的、幸灾乐祸的……就是没有同情的。在他们看来大牛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。

大牛五花大绑，拦腰一条铁链锁在庙前一只石狮的底座上，他象烈日下的小草般蔫萎了，游乡时那股倔强、威武劲已是折磨殆尽，头无力搁在石狮腿上，眼皮耷拉着。仅仅几个小时就显然瘦了一圈，颧骨高高耸了起来，扑在脸上的灰尘掺和着汗水冲成一条条汗沟，使得颇为俊秀的脸庞成了久旱龟裂的大田。无数的苍蝇紧紧叮在被鞭打的伤痕上，啾吮着凝结了的血浆和新流出来的血水，难熬的痒痛，使他全身的肌肉都在扭动、颤抖。因为缺水，又干又黑的嘴唇张开喘气，反衬得两排本就很白的牙齿森森惨白。

孙文正想舀一碗水送过去给大牛喝，忽然嘈杂声戛然而止，人们纷纷闪让，扭头看去，杨四爷来了。他后面跟着翠亨的乡正、秀才、绅士们，一个个身穿丝绸长袍，头戴瓜皮帽，由家僮撑着遮阳伞，迈开八字步，威风十足地走了来。

杨四爷生得肥头大脑，三角眉，三角眼，蒜头鼻，八字须。这副尊容虽然丑陋，却极其威严。这个翠亨一霸，也是香山屈指可数的豪富，他的生意遍及香港、澳门、广州以至上海。这时他站在庙门前的石级上，见村人无不敬畏地注视着自己，这使他忽然产生一种少有的快感：光绪皇帝坐在金銮殿的龙椅上，不过如此。

乡绅们论资排辈坐定后，乡正卓成爷站起身来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父老乡亲！我翠亨虽是山乡小村，村民一贯遵圣贤之教为本，以知义识礼为荣，闾里有口皆碑，四乡无不敬重！”说到这里，

狠狠的盯了陈大牛一眼，声音也就突然高到有如狮吼虎啸了，“这有外村寡廉鲜耻之徒陈大牛，诱骗我村良家妇女，企图拐卖到香港、澳门牟利。可恶之至！可恶至极！若让此辈匪徒得逞，我翠亨将家难自保，村无宁日，必须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！”

按惯例，有伤风化之事，都是男女同时惩处的，孙文、陆皓东一直感到费解的是，他们为什么只惩办陈大牛而不处置黑女？现在明白了，把双双私奔改为诱骗拐卖，这样既加重了陈大牛的“罪行”，又保护了杨家的名声，真是一举两得！但黑女不过是个丫鬟，值得这般捏造事实，掩盖真相，不怕别的丫鬟效尤吗？孙文又感到不明白了。

这时乡正卓成又厉声叫道：“把棺材抬出来！”

两个虎背熊腰的乡丁，从庙旁的夹巷里出来了，他们并没有扛棺材，而是提着一个箴扎大猪笼，恶狠狠的把猪笼掼在大牛脚边。虽然早在预料之中，大牛乍见这副将用来水葬自己的“棺材”，不由得一颤，随即仰起头哈哈一笑。这般英雄气概，立即招来年轻人的赞誉：

“哈哈，好汉，这才是真好汉！”

“大牛，没什么，再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！”

陈大牛似乎得到了满足，骄傲地看了一眼鼓噪的青年，然后扫视了一遍围观的群众，眼光最后落在与孙文并肩而立的陆皓东身上。

就在乡正卓成讲话的时候，陆皓东气喘吁吁的回来了，因为石门三合会堂主金彩去了几十里外的隆都，无人作主，他白跑了一趟。这时，把大牛锁在石狮底座的铁链已经解开，大牛缓缓地站起身来。也许是蹲得太久，两腿发麻，也许是双手被麻绳紧紧地束在背后，身子失去平衡，他摇晃了几下，赶紧靠在石狮上，才

没有倒下地。陆皓东大步过了去，恳切地说：

“大牛哥，你说话呀，你当众把这事说清楚，我给你作证。”

陈大牛怔怔的望着他，敌视的眼光转成了感激的神情。

“大牛哥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，你说呀！”

陈大牛眨眨眼，头一扬，竭尽全力说：“我没有拐骗黑女，是杨四……”

早有准备的乡丁把一块烂布塞进了他的口里。陆皓东伸手就要拔出大牛口里的黑布，两个乡丁用力一推，把陆皓东推得倒退几步。

“让他说下去！”

声音不高，却铿锵有力，撼人心弦。大家循声看去，说话的正是孙文。

孙文分开众人，来到大牛的前面，接着道：“列位叔伯婶娘兄弟，你们都听到了，大牛说他没有拐骗黑女。可就是有人说他拐骗黑女才要把他浸猪笼的。看，猪笼就在这里。这是关系他生死的大事，理应让他讲个明白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沉默。人们的眼睛在杨四爷和孙文的脸上转来转去。别说弄清是非，就是出于好奇，他们也想听大牛说下去，可是一看杨四爷那阴森森的脸孔，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呢！

这使孙文大失所望。他记得在夏威夷时，常见人拖一张凳子到街头，站在上面发表演说，内容无论是反对官府暴政或者是反对美国吞并夏威夷，听的人反应都很热烈，鼓掌的、叫好的、吹口哨的、抛帽子的，甚至手把演说的人抬起来，一下一下向空中抛……可是眼前的情景，使他这个初生之犊也深感土皇帝的淫威是多么厉害！

“不让大牛说我说。”陆皓东高叫道，“陈大牛不是诱骗拐卖

黑女，他们是两相情愿，双双私奔。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一直没有开口的杨四爷纵声大笑了。

这蔑视一切的大笑使孙文极为愤怒，他两步迈到乡绅们面前；冲着杨四爷戟指骂道：“你们捏造事实，陷人于罪，私设公堂，草菅人命，真是无法无天！”

杨四爷冷冷一笑说：“两位贤侄，刚才卓成乡正说得很清楚，陈大牛是诱骗，没有说他拐骗，黑女是我的婢女，这是有卖身契为证的。她从来循规蹈矩，倘若没有歹徒诱骗，怎会私奔？你们说我无法无天，难道背主私奔就是有法有天吗？”

孙文哼一声说：“你是人，黑女也是人，凭什么她要做你的奴婢？你们有没有读过美利坚国林肯大总统的《解放黑奴宣言》？黑奴和他的白人主子是不同种族的，都可以得到解放，而你们的奴婢和你们同是炎黄子孙，为什么不可以平等对待？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自由？”

乡绅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怪论，先是一怔，接着就齐声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涕泪纵横。有的边笑边说：“疯子，疯子，只有疯子才会说这样的话！”“洋毒，洋毒，这是中洋毒太深之故！”

杨四爷站起身了，闪光的三角眼由左扫到右，于是乡绅们止住了笑声，村民们也不再议论了。他喝了一口茶，亮开铜钟般的嗓子说：“诸位乡亲，有些人总以为是要我把陈大牛浸猪笼的，不！是乡绅们为了严肃乡规才确定这样做的，我没有说一句话。歹徒陈大牛，诱骗婢女，背主私奔，其罪当死，死有余辜！按老祖宗传下的规矩，把他浸猪笼，亦无不妥，更不是无法无天！不过这事牵涉到我，杨某人一贯光明正大，为了免招借乡规报私仇的物议，我看还是把歹徒陈大牛送香山县依法处治为好！”